

■图片故事

# 走街串巷捏面人

□马振涛 文/图

“捏面人喽——面人!”房后胡同里早市中传来阵阵吆喝声。是捏面人的人,还是捏出的面人?我至今不知哪种解释更合适,也不想深究。反正,在我印象里,捏面人,不只是贩卖,更多的是一种手工艺的展示。任何时刻想起,内心便陡增亲切、温和与甜蜜。

小时候,任何一名走街串巷的面人工匠只要一吆喝,就准能引来众多小粉丝。您就看看吧,有衣服没扣上的,有鞋带没系上的,不顾一切扎堆儿往外跑。为什么?皆因那“面人”不仅好看,还能长久摆着玩,俩仨月绝对坏不了。不仅小孩喜欢,大人也喜欢买它来哄孩子——别的玩具玩儿够了一扔,浪费,可这面人还能当摆设。不管大家信不信,我是信了。借邻居壁儿大爷发明的歇后语:五分钱的面人,摆了没玩的,玩了还有摆的。

“肩挑面担穿胡同,手敲铜



锣咣咣,引来孩童齐围观,捏个面人好漂亮。”面人工匠边吆喝边哼着小调,敲的铜锣声走街串巷。“给我捏个孙猴子”,“我要一个猪八戒背媳妇”……孩子们从四处涌来,引来一阵骚动。面人工匠见状,满脸慈祥地笑着:甭慌,甭慌。从容地把担

子摺在屋檐下。担子前头是个小桌,抽屉里被隔成几个小格,有用白棉布裹着小镊子、小剪子、扁木片,还有五颜六色的颜料瓶和一些应手的工具。担子另一头挂着一个大箩筐,里面放着小凳子和大铜盆,铜盆里边是早已经揉捏滋润的白面团。

■家庭相册

## 陪你到老

□于清波 文/图

母亲是烈士的遗孤。这件事是在母亲工作转正的时候我才知道的(那年我刚刚读高中)。之前,之后,母亲从没提起过。

母亲是个极刚强的人。不到一岁,外祖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后来外祖母改嫁他乡。母亲的奶奶舍不得母亲,把襁褓中的母亲留在了身边。所以母亲是在她的奶奶、叔叔们身边长大的。母亲的奶奶家几代人都很注重读书,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一样供母亲读书到师范毕业。无奈后来赶上了文革知青下乡,母亲那一届毕业生都没有分配工作,母亲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做了几年临时教师。后来认识了当兵复员的父亲,随父亲来到了吉林动力机械厂,也告别了她教的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个家庭的经济都是非常拮据的。正赶上机械厂招装卸工人。装卸工人的工资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两倍还多,在那时,一百多块的月收入那可是相当诱人的。只是装卸工的工作量和体力消耗,却是普通工人的几倍甚至更多。这份很多青壮年男人都不敢应聘的工作,刚强的、瘦小的母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吃得好一点,坚决去做了一个装卸工人。这一干,就是十来年。

机械厂的装卸工作零散又脏,机件、煤、钢材……母亲最常用的工作工具就是一个在当时我根本扛不动的大板锹。不知道母亲弱小的身体是怎样用这大板锹把煤沙一锹一锹地装到比她整个人还高的货车上的。做装卸工人的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尽管上班时总是戴了严实的风帽遮住了头发和脸,可母亲下班到家,经常满头满脸甚至鼻孔都是黑灰和土沫沙



尘。母亲洗脸的水都是黑色的。尽管如此,长这么大,从来没听到母亲抱怨过一句。那时候虽然工作辛苦,母亲还养了几十只鸡来贴补家用,一日三餐还把我们的伙食打点得尽量可口。趁着工作之余的偶尔闲暇,她又学会了裁剪和缝纫,学会了绣花和织毛衣。小时候不仅我们哥儿仨的四季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就连叔叔大伯家的兄弟姊妹们也都少穿过母亲做的衣服。学生时代,穿母亲织的毛衣走在学校校园是很得意的事,经常会招来一群艳羡的目光。初中毕业我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同时家里收到了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政府落实政策,母亲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教育岗位。泪水是甜的,更是苦涩的,多少的辛酸在其中,别人不知道,我也不全知道,可母亲知道!

结婚后这些年,我虽然总是惦记着回家多陪陪母亲,终究因为太忙而时常难以如愿。母亲并不埋怨,总说,没事回来折腾啥,家里啥你也不用惦记。说是这么说,可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耽误我的工作,不想打搅我的生活,刚强的母亲是不想给儿女添哪怕一点点的麻烦。

亲爱的妈妈,做您的女儿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小时候,您陪我长大,现在,请让我陪您到老。

■工友情怀

## 泥水匠老胡

□阎友新 文/图

泥水工,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行业,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施工场地之不确定等令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对这个职业的选择。作为一位有着20多年泥水工经验的老师傅,老胡却一直执着地坚守着。

“我从30岁开始做泥工,靠着一双手,一直走到今天。”老胡以前在老家一个企业上班,后来企业改制,下岗后跟着熟人学习做泥水工,走南闯北,很少回家。

“我不怕吃苦,做事细致,师傅愿意教我,那时候做家庭室内装修的人还很少,泥水工一天才挣15元钱,但我就这样干了下去。”老胡说,泥水工过去主要就是负责砌墙、抹灰,后来家庭装修慢慢热起来了,又陆续增加了零星修补、贴瓷砖、做防水、装地漏等。

老胡租住在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月租金仅500多元,老胡平日开销不大,每月领了工资后,留下生活费,其余的钱全部寄给妻子存起来。

在很多人印象里,泥水工整天骑着破旧的电动车,裤腿卷得高高的,浑身都是泥水,收入一定很低。老胡说,现在一个熟练泥水工的工资相当于一个白领的收入,年收入可达十几万元。

这些年他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靠着一双手和自己的节俭,前几年用挣来的钱给全家人买了

面人工匠开始要做什么呢?早已胸有成竹,原先不过是一小团面,就着颜料揉搓成彩色面棍固定在细竹棍上,或搓、或拉、或团、或挑、或揉、或按、或盘、或拨、或断,一尊惟妙惟肖的小面人就跃然竹棍顶端。您就擎等着上演吧,那扛着金箍棒的孙悟空、手拿九齿钉耙的猪八戒、肩挑行李的沙和尚……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面人惟妙惟肖。小伙伴们翻箱倒柜地从家里拿来平日里积攒的废铜烂铁、画报杂志,即刻“废能变宝”,兑换面人。什么都没有的,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孩子们得到一个理想的面人,欢呼雀跃举在阳光下到处炫耀,引来很多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玩累了,才恋恋不舍地将面人带回家,小心翼翼地举着让大杂院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摸摸看看,临睡觉也要把面人插在床前的柜子缝里作伴儿,那种满足感与幸福感,是今天的孩子无法体会的。

面人工匠的手是停不下来的,无论何时看他们的脸,都渗透着平和、安详与从容。直到深夜街上乘凉的人都散了,才缓缓收拾一摊子行头,起身朝着一个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方向挑去……



■青春岁月

## 情系兵哥哥

□佟雨航 文/图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高中毕业那年,我通过广播电台的交友节目,和一位兵哥哥成了笔友。那时,我们通过书信谈人生、谈理想,还互寄了照片。一身戎装的兵哥哥,高大威武。

两年后,我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爱上了这位兵哥哥,便勇敢地在信中向他吐露心声。兵哥哥回信说:他早就爱上了我,但不知怎么向我表白。从此,我们鸿雁传情,谈起了恋爱。

那年冬天,兵哥哥说,他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期,想到我家拜见我的父母。我说:“你来吧,我父母正好也想见你呢。”

那天很冷,还刮着北风。我从早晨开始等,一直到中午也不见他的人影。我暗付:“难道他来不了了?”母亲不停地问:“到底来不来啊?”不想让我嫁给军人的父亲黑着脸,说:“不来更好!”

天快黑时,兵哥哥出现了。他两手空空,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耳朵、脸、手冻得紫红。父亲一见他这副狼狈的样子,脸拉得更长了。

我把他拉到一边,小声地问:“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戴帽子、不戴手套,也不穿一件大衣呢?我不是让你给我爸带两瓶好酒吗?酒呢?”他憨憨一笑:“我带了,给车上的人喝光了。”“啊?这是什么情况?”我愕然。

原来,雪太大,汽车被陷在雪坑里出不来了。司机步行去几公里外的村子找人拉车,二十多名乘客只好呆在车上等待。

越等越冷,人们都缩着身子。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喊冷。兵哥哥就脱掉了身上的军大衣盖在了小女孩的身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不住地用双手揉着冻得通红的耳朵。兵哥哥就又摘下了帽子,戴在了那个男孩的头上。再一转身,兵哥哥又把手套送给了一位坐在窗口搓着手的老人。

司机离开两个小时后,还没有回来。车上的人冻得瑟瑟发抖、脸色发青。这时,兵哥哥拿出带给我父亲的两瓶好酒,让每个人都喝两口暖暖身子,一圈轮下来两瓶酒就喝光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终于回来了……

听了兵哥哥的话,父亲阴沉着的脸开始转晴,他让母亲把饭菜重新热一下,还和颜悦色地说他要和兵哥哥好好喝几盅……那以后,父亲不再阻拦我和兵哥哥交往了。父亲说:“这么好的姑爷,我不要是不是太傻了!”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